上图：远眺怒江大峡谷；
下图：走过“月亮河”瀑布。

一个连队与10座界碑

■本报记者 陈小菁

一个“怒”字，给这里的山水增添了许多冷峻。

怒江大峡谷，几乎所有走近它的人都会凝神屏气——长约300公里的峡谷底部，江水一路咆哮，奔涌向前。两岸是平均海拔3700米的高黎贡山，一条狭窄通道蜿蜒于山崖一侧。

翻越高黎贡山，就是这条峡谷最神秘的核心地带——独龙江。峡谷的尽头，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，世界上所有的路似乎都在此止步。

2014年，怒江大峡谷独龙江隧道通车，进入独龙江的旅途让记者印象深刻。

出发前，越野车驾驶员一口气往车上放了2个备用轮胎。车跑起来，那条镶嵌在雪山上的险径，拐弯多得数不过来，碎石时不时从山体上方滚落……足足7个小时，我们方才走完这条近百公里的盘山路。

驻守独龙江畔的边防军人，就生活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。清澈的眼眸、质朴的话语，一个个挺拔如界碑的身影，一份份无言的崇高……

就在这样一个让所有路都止步的地方，有这样一群年轻边防军人，乐观而顽强地守卫着祖国的边防，守护着一块块矗立于高山之巅的界碑。

翻雪山、穿丛林、溜索渡江，这群边防军人巡守的地方大多“有线无路”，他们用自己的脚“走”出了一条路，用日复一日的坚持，让那些日常生活中几乎被淡忘的词语再次烫灼于心——青春与责任，远方与家国，平凡与伟大，英雄与忠诚……

这群年轻军人，是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某连官兵。如今6年过去了，守防的官兵已不再是昔日那群年轻人，但官兵们接力守护的10座界碑依旧矗立巍峨山巅。

人迹罕至的地方原本没有路，官兵们的脚踩踏到哪里，哪里就变成了路。

连队有这样一条巡逻路，通往边境线最北端的一座界碑。官兵来回徒步近400公里，完成一次巡逻要走7天。艰难旅途中，他们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，蹚过70多条溪流……

另一条巡逻路说起来有些浪漫，官兵巡逻途经一条瀑布，独龙族乡亲叫它“月亮河”。通往界碑的小路是在瀑布中的石壁上开凿出来的，官兵每次穿过“水帘”都得穿上雨衣，把武器装备裹在雨衣里……瀑布另一端是一片桃林，每到春天花开繁盛，官兵巡逻至此仿佛走进“桃花源”。

修缮巡逻路，更换溜索设施，陆航直升机峡谷巡逻不再是梦……聊起今天连队的时代变迁，现任指导员莫桂荣如数家珍。这些新变化让官兵们戍守的独龙江边关更加坚实牢固，但这里仍是一个属于峡谷与雪山的世界，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远方。

原始森林中的许多通道，都是通过独龙族人世世代代在林间狩猎时，用刀在树上砍出的路标来辨认的。

一茬茬连队官兵据此绘制特殊“手抄地图”，还在上面写满巡逻“密语”：某处树洞可容2至3人留宿，某山腰常有野兽出没，穿越某丛林扎好袖口裤脚防蚂蟥，走过某水瀑当心山猴袭扰……

山外的世界繁华喧嚣，峡谷深处的青春故事依旧延续着“奉献、坚守、界碑、巡逻”这些主题词。

无尽的远方，无数的人，都与你我有关。这样一个细节闻之怦然心动：连队老兵退伍时，他们都要捡一块干干净净的石头摆放在山巅的界碑下。

也许，在离开连队的老兵心里，自己就是那块山石，祖国的界碑就是给自己青春带来圣洁之光的“生命图腾”。

编辑手记

特 稿

独龙江：青春的岁月像条河

■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冯健 韦启位

彩云之南，论地域之偏远，非独龙江莫属。

这是个神秘又令人向往的地方——高黎贡山中茂密的植被“呼吸”出大量水汽，凝结成环山白雾带，翠绿山峰意蕴幽深。游离不定的山风，似把独龙族山歌轻轻吟唱。

这里有巍峨的高黎贡山，这里有险峻无比的峡谷、奔流汹涌的独龙江。这里离天空很近，伸手就能“触”到白云；这里离家很远，举目远眺看不见村庄和人烟。

这里驻守着一群年轻的官兵——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某连。连队一茬又一茬官兵用青春和热血，守护在独龙江边防线上。

岁月如歌。独龙江江水奏响的动听旋律，是年轻官兵们用汗水和激情谱写的青春之歌。

图①：溜索渡江瞬间；图②：翻越“刀脊山”；图③：攀爬陡峭山崖；图④：走过吊桥；图⑤：峡谷中徒步巡逻。

邹建文摄

独龙江的路是孤独的，每一串脚印里都有青春的故事

去独龙江，人们习惯用“进”字。在人们印象里，通常只有去这三个地方才用“进”字——进京、进藏、进独龙江。

新兵们说，进独龙江的路，是挂在绝壁上的悬空天梯、是横在江面上的溜索和吊桥。对已经习惯这里的老边防军人来说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。

在距某界碑西北方向500米的巡逻路上，有一处地方名叫“刀脊山”——因山脊酷似薄薄的刀脊而得名。整条山脊宽度不足1米、长约200米，两侧绝壁千仞。官兵们每巡逻至此，都是手脚并用，小心翼翼。

“把登山绳系紧，老兵先上！”这条路上，上士陈国平总是打头阵。他熟练地将登山绳攥紧，在山脊上稳稳往前挪动。陈国平说，他第一次过“刀脊山”时，两腿发软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第一次巡逻归队后，陈国平给自己增加了一项训练内容：攀爬险峻的山头。训练次数多了，他便不再惧怕“刀脊山”了。

“独龙江的路九曲十八弯，美丽中隐藏着极致的危险。每一次进出独龙江都是手握方向盘、脚踩鬼门关。”连队上士驾驶员赖强说。

在这条路上，连队一茬茬官兵用勇敢的脚步，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。

2019年1月，赖强像往常一样随队巡逻。返程途中，爷爷病危住院的消息传来。一路紧赶，2天后回到连队，赖强却收到了爷爷病逝的噩耗。

跪在重庆老家爷爷的墓前，赖强泪如雨下。爷爷生前想要来边防走一趟，可赖强最终没能帮助爷爷实现愿望。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中士孟宇宁至今珍藏着一瓶外婆亲手酿的香醋。8年前，从山西老家来到这里守边防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外婆从家乡寄来的香醋。2018年4月，外婆突患重病，而此时正值雨季，出行受阻，他最终没能见上外婆最后一面。

外婆去世前，她将自己酿的最后一瓶香醋，留给了外孙孟宇宁……

在这条路上，想要与亲人相见，总是需要翻越重重高山。那年，有2名官兵急着休假回家照顾爱人和刚出生的小孩，途中遭遇山体塌方而受阻。他俩硬是扛着行李箱，翻越陡峭的大山，最终登上了通往县城的汽车。

独龙江连队官兵们的每一个脚印里，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青春故事——

2001年8月21日，战士于建辉和战友在独龙江边的峭壁上开凿道路。汹涌的江水，在数百米下的谷底奔腾。

一场风雨过后，新抢修出来的道路异常湿滑。于建辉清理碎石时，脚下一不留神瞬间滑落到悬崖下，掉入独龙江……

官兵们沿江追赶，大声呼喊：“快向江边游，快向江边游！”可江水汹涌，于建辉很快被冲走。年仅20岁的他，就这样将生命永远留在了独龙江。

于建辉牺牲后，他的父母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，想为儿子扫墓，想看看儿子守卫的地方。当时，大雪骤降，道路不通。于建辉的父母伤心不已，只能对着大山呼喊儿子的名字……

独龙江的烈士陵园里，还长眠着许多年轻的生命。

1977年9月，18岁的新战士张枝繁架接电杆电线时，不慎坠下百米高的悬崖；1982年，19岁的战士齐当此牺牲在巡逻路上……

“干革命不讲条件，守边疆卫国献身”这14个红漆大字，写在独龙江烈士陵园门廊两侧。

年复一年，每逢换防和新兵下连，官兵们都会到这里，用红漆描摹这14个大字。这里，是独龙江边防军人永远的精神坐标。

走向界碑是荣耀的，每一次描红都是用青春书写

军用地图上，独龙江被密密麻麻的“等高线”包围。只有真正到过独龙江的人才知道，这里地势有多险峻，界碑大多矗立于高山之巅。

整个西南边陲，该连守卫的边境线地势最艰险。再艰险的地方，也是祖国的领土，也要有人驻守，“到达界碑，宣示主权”这是边防军人的使命。下士何洪永说：“坚守独龙江，首先要能吃苦。”

家境殷实的何洪永，当初怀着当特种兵的梦想参了军。没想到，他被分配到“抬头一线天，出门过溜索”的独龙江。

边防线上，面对庄严的界碑，边防军人“眼前是界碑，身后是祖国”的自豪感在何洪永心中升腾。此后，界碑就像精神图腾，刻进他的心里。

在独龙江峡谷，很多时候脚踩到哪里，哪里就是巡逻路。

巡逻途中，山谷里时常下雨。官兵们每一次都要带上睡袋、雨衣，背上必备的炊具、大米、蔬菜等物资，人均负重30多公斤。

巡逻一次，官兵们都要在山里跋涉数日，“雨水洗漱，树洞夜宿”。一次次艰难跋涉中，身体日益强壮的何洪永，懂得了何为边防军人的坚守，一颗心渐渐扎下了根。

如今，何洪永成了连队巡逻时的“开路先锋”。他经常腰系绳索、手持砍刀，走在队伍前面……

独龙江巡逻要过两“独”：一是独木桥，过独木桥需要胆量；一是“独溜索”，过溜索更需要勇气。

对于常年巡逻在这条边境线上的老兵来说，过独木桥如履平地，过溜索早已习以为常。

新战士张明，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溜索过江的经历。胆子本就不大的他，抵达江心时，溜索突然被卡住了。望着脚下湍急的江水，张明紧张得额头上冒出了豆大汗珠。

“深呼吸，双手抓绳往前爬。别怕，就当是一次训练。”周边的空气骤然凝固，连队指导员莫桂荣在岸边为他鼓劲。调整好状态的张明，在心中反复回忆训练动作，慢慢返回岸边，手上磨出一道血印。

巡逻中险恶的不仅是路。原始森林里，野兽、蛇、蚂蟥令人防不胜防。但每一次前往距连队最远的界碑巡逻，官兵们都争相报名。

上等兵苏真说：“无论多危险，不把巡逻路踏个遍，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自己是独龙江的兵！”

苏真是广东人，从小在都市长大，过去只在电视里看过穿越原始森林的危险。第一次巡逻归来，他迫不及待地和战友“炫耀”：“被蚂蟥咬了几口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不怕它，它就会怕你。”

老连长黄仕刚，坚守独龙江边防10余年，全身留下了好多处伤疤。如今转业回到家乡，一到夏天他身上的伤疤又痒又疼……偶尔与连队年轻官兵通话，黄仕刚总是这样说：“伤疤是青春的印记，岁月的勋章！”

官兵身上的大小伤疤，记录着他们在巡逻路上的那些生死瞬间。

上士高伟第一次巡逻时，被一条从树上掉下来的毒蛇咬伤，经过7个小时全力抢救，他才捡回一条命。如今，高伟早已和山里的蛇“混熟”了。

藏族排长立青仔追的脚后跟被毒虫叮咬，2年过去了，伤口还会发痒灌脓；上士刘福川曾与一头黑熊不期而遇，大腿被黑熊戳出了个血窟窿……

正如官兵们说的那样，伤疤是独龙江岁月留下的“光荣印记”。

溜索渡江、穿越河流、勇过吊桥、攀爬绝壁、翻越雪山……官兵们用青春坚守边防线，为的就是一个神圣军礼、一句为国守防的誓言。

站在高山之巅为界碑描红，官兵们说，界碑上的“中国”二字，是一代代官兵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的。

国旗、军人、江水，共同构成了独龙江最美的风景。

独龙江青春是闪光的，“从前的少年”有了第二次成人礼

独龙江的夜，繁星满天，山林寂静。

下士施伟睡不着，索性披衣起身，靠着手电光习惯性地望向中国地图上的“上海”——那里，是他的家乡。

入伍前，出生于上海浦东的施伟，和几个小伙伴合伙开了一家公司，生活惬意舒适。

当初，父母鼓励他报名参军，想让他在部队锻炼2年、磨磨“性子”。出发前，他甚至和父母订下了“2年之约”。

谁知义务兵服役期满，父母眼巴巴盼着他回家，亲朋好友都劝他早点回来，他却失约了——留队选改了士官，继续留在独龙江守防。

一次次过溜索，一次次过藤桥；一次次宿营密林，一次次爬上陡峭山崖……

这些以往人生未曾经历的艰苦日子，让施伟找到了一种价值感，一种苦过之后的甘甜，一种奋斗之后的满足。他在留队申请书上写道：“以前我觉得自由自在的生活挺潇洒，现在我认为，在边防为国担当的青春更有价值。”

“看到儿子身上的伤疤，我们有点心疼，但他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，我们打心眼里感到欣慰。”尽管不舍，施伟的父母仍默默地支持着儿子。

走进独龙江，是一种青春的选择、成长的历练。

就好比平凡的一粒沙，在蚌壳之内，历经打磨，终会变成熠熠生辉的珍珠。这些苦，终会落在春的泥土里，长出坚强的种子，给“从前的少年”第二次成人礼……

离开家2年多，下士项召伟第一次回到远在东北的家乡。从老家黑龙江来到云南当兵，他差不多走过了中国大地上的“南北两端”。

2年多驻守独龙江，他几乎忘记了外面世界的霓虹闪烁，他的行囊中最珍贵的物品是自己的“戍边日记”。

一路上，项召伟身姿笔挺，一举一动间尽显边防军人本色。在“戍边日记”中，他这样写道：也许自己无法穿得时尚，但穿在身上也穿在心里的军装，足够支撑起内心的自信。

一次次穿越独龙江边的山林，中士林世杰经常会思考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人生“选择题”。

从小在“蜜罐”里泡大，刚来独龙江时，林世杰曾一遍遍问自己：“来这么遥远的地方当兵，到底为了啥？”

跋山涉水中，他的脚打出一个个血泡，他抱怨过；夜宿茫茫密林中的孤独，他害怕哭过。跨越独龙江，走过无人区，一次次征服高山后，林世杰突然意识到，他成功地战胜了自己，拥有了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坚强。

如今，当林世杰这个减重几十斤、练出腹肌的大男孩站在家人面前时，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我在那条长幅上写下我的理想：18岁，当兵到部队；18岁，青春献国防。”林世杰在朋友圈写道：人生最美的年华，就是在独龙江当兵。

从“决定留下来”的那一刻起，他青春的灯塔点亮了独龙江的夜空……

有一种国防就在眼前，有一种成长就在边关。每一名在独龙江历练过的官兵，在翻看刚入伍时的照片，都会发出“沧海桑田”般的感叹——不是环境变了，而是他们自身脱胎换骨般的成长。

坚守独龙江，给他们的人生镀上了成熟的“金色”，青春在这里因磨砺而熠熠生辉。一个个新兵刚来时“后悔不已”，一个个老兵离开时却依依不舍泪满衣襟。

或许，这种成人礼就叫“守望独龙江”。

第708期